



十三从军,弹无虚发
1937 年,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战火烧到了李安甫的家乡——山东德州乐陵市。父亲和两位哥哥相继报名参军,奔赴抗日前线,然而二哥和四哥都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。年仅 12 岁的李安甫决定参军报国,但由于年龄小、个头又矮,第一次报名没通过。
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,李安甫跟着父亲练习打靶。练到最后,他终于可以做到“百发百中”。1938 年,李安甫终于成为肖华将军麾下的一名司号员。肖华将军发现了李安甫弹无虚发的本领后,将他调入了武工队。
战场上,李安甫经历过 11 次死里逃生。在执行一次爆

一场双向奔赴的越洋视频通话

8 月 8 日上午 8 点半,记者在上海一家医院内见到了 102 岁的老兵祝寿嵩,他正在昏睡,鼻子里插着鼻饲管。今年 2 月,他因肺部感染住了院,身体状况持续下降。
上午 9 点,祝老儿子祝卫激动地等待着这通他们家族盼了很多年的电话。而在大洋彼岸,虽然相隔 13 个小时的时差,美军联络官弗兰克·斯塔布斯的外孙凯利的心情也十分激动,他带着太太从密西西比赶到俄克拉荷马城,与抗日名将、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的外孙晏欢碰面,一起拨通了视频电话。
9 点 40 分,电话铃声响起,接通后,祝卫首先替父亲表达感谢:“长久以来,父亲都期待与您见面,我要向您表达整个家族的感激!”凯利表示:“更要感谢你爸爸,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要向我们家表达感谢,令人感动。我们希望能借此认识你们,再续友谊。”原来,斯塔布斯于 1960 年病逝了,他最荣耀的一件事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给他颁发了一枚勋章,这枚勋章至今保存在凯利家中。
80 年前,为保卫岌岌可危的滇缅公路,打通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,中国远征军挥师入缅,21 岁的苏州小伙祝寿嵩放弃了燕京大学的学业,投笔从戎。1944 年秋,祝寿嵩所在部队在森林里行军,处于日军的包围圈中。在这里,他患上了一种热带病——恙虫

5 年前的“八一”建军节,一位个子矮小的老兵凌晨 4 点就等在天安门广场上准备观看升旗仪式。生于 1925 年的老兵叫李安甫,虽身高只有 1.2 米,但人称“野马”,是一位令敌军闻风丧胆的神枪手,他还曾成功刺杀 7 名日本军官。李安甫常开玩笑说,他有两个“老伴儿”,一个是从不离身的“枪”,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挚爱的妻子卞秀兰。李安甫与卞秀兰在战火之中相爱。如今,卞秀兰已离世 20 多年,但李安甫依然常常在梦中见到她。思念无处寄托时,他就给妻子写“情书”。

破任务时,李安甫自告奋勇前往地堡中埋爆破筒,但躲避不及,他被爆炸的余波轰上了半空。爆炸结束后,李安甫摔断了胳膊,也永远失去了左耳和右眼。这次受伤还致使李安甫的脑垂体受损,他本就矮小的身高就这样停留在了 1.2 米。
与妻子一起送情报
从小到大,身高都是李安甫的隐痛,但小学同学卞秀兰不嫌弃他。后来经过组织介绍,李安甫与卞秀兰结为夫妻。
婚后,李安甫和卞秀兰共同承担着地下情报工作。婚后 3 年多时间里,两人互相配合着送了 220 个情报,其中 20 个是重要情报。有一次,李安甫在掩护卞秀兰送情报的过

程中,遇到了从南面过来的一队日本士兵。两人慌乱躲避时,卞秀兰不慎摔倒了,当时她已经有 6 个月的身孕。卞秀兰咬牙忍着腹中剧痛,和李安甫一起支撑着把情报送到了据点,回来之后,才发现孩子已经保不住了。
爱与记忆等长
李安甫和卞秀兰先后生育了 5 个子女。1957 年 8 月,李安甫退役转业到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任职。他 58 岁退休后,回到老家乐陵安家养老。李安甫和卞秀兰回老家盖了新房子后,还剩下 8.8 万元。两人商量后决定把钱还给国家。
2000 年 2 月,卞秀兰突发心脏病去世。卞秀兰的离开

让李安甫回忆起战乱年代的生死离别,于是他开始写回忆录,想为后代留下些什么。截至 2022 年,李安甫已经写了厚厚的 6 大本,那是属于他的“革命回忆”。
李安甫在桌子上的月份牌上,特别标注了卞秀兰的忌日。每到这天,他都会在军装上仔细地别好军功章,去墓地看望老伴儿。
在信纸上,李安甫称呼卞秀兰为“亲爱的老伴儿”,也叫她“亲密的战友”,他会把自己做的梦讲给她听,梦里满是他们两人执手相依的往事。对李安甫来说,“此生许国亦许卿”的承诺,就是他对这份爱最真挚的坚守。
(摘自《婚姻与家庭》及人/文)

父亲的运煤车,运到了女儿的毕业典礼

旧卡车 20 多岁了,车漆脱落,车身满是锈迹。按照国家标准,它本应在 8 年前就被回收、销毁。
李晴把它从山西运到了北京,装饰好,在中央美术学院展览,作为她的毕业作品。关于这辆卡车,她记得父亲曾说,“你就是靠它读的大学”。
旧卡车以前没有名字,它运煤、运水,和村里 30 多辆卡车一起,灰头土脸着。今年 5 月,它有了名字,叫《被黑簇拥的蓝》。车斗里贴上马赛克瓷砖,装满水,水倒映着天的蓝。
“‘黑’是煤炭,‘蓝’是建立在‘黑’之上的美好明天。”李晴在村里废弃的煤矿完成了她的作品。她在中央美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读书。在毕业前夕,她想致敬父亲,也期待父母能更理解她的专业。
李晴和卡车同岁。她记得小时候,父亲在老家煤矿运煤,回家时洗完脸、衣服,水都是脏的。靠拉一吨吨煤,父亲在市区买了房,供李晴读书。
她爬到车斗里,透过驾驶舱后的玻璃,拍下父亲开车的场景,玻璃上积攒的灰



香港“非遗”达 480 项

香港文化节 8 月 10 日至 11 日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办互动市集“非物质文化遗产市集 2024”,并获得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的资助,旨在通过每年一度的盛事,保护及传扬多样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港媒报道称,两天的市集分别以“时代蜕变:传统·文化”和“时代蜕变:文化·传承”为主题。首日聚焦传统文化精粹,次日则展示文化传承。香港文化节创办人赵式庆表示,今年市集移到占地更广的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办,务求为市民及游客带来更大规模、更多元化的免费节目,向公众推广香港

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本地文化。参与龙须糖制作的香港市民 Ewen 称,作为香港人,有责任身体力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参与活动后,他发现一些平时觉得“见惯见熟”的东西,原来都有可能是非遗,感到十分有趣。
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 2006 年后开始筹划进行全港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,以搜集研究数据,用于编制香港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。2008 年,香港特区政府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(非遗咨委会),督导全港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。2017 年 8 月 14 日,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公布首份“香港非物质



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,涵盖 20 个项目,为保护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参考依据。这份代表作名录包括先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 10 个本地项目,即粤剧、凉茶、长洲太平清醮、大澳端午龙舟游涌、香港潮人盂兰胜会、中秋节——大坑舞火龙、古琴艺术(斫琴技艺)、全真道堂科仪音乐、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和黄大仙信俗。名录还包括南音、宗族春秋二祭、香港天后诞、中秋节——薄扶林舞火龙、正一道教仪式传统、食盆、港式奶茶制作技艺、扎作技艺、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艺以及戏棚搭

“教父”也爱《红楼梦》

听起来有些意外。《教父》的导演科波拉,私底下很喜欢《红楼梦》。
三年前,科波拉去中国台湾参加金马影展大师班时,他就聊过《红楼梦》。看到现场很多年轻面孔,他说自己睡前读书的习惯是读历史书,或者小说。
“那大家知道我现在在看什么吗? 要不要告诉你们? 其实我正在读一本中文小说,叫《红楼梦》,我看到第 92 回了,那本书真的厚。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看过了吧?”
三个月后,他回到美国又聊了一次《红楼梦》,这次阐明了自己热爱它的理由:“中国人花了很多时间为许多事物取了诗意的名字。比如,我们

分手,不能普普通通就分手,要到长亭去告别,那样你就永远不会忘记。”他还说,这是一种仪式(ritual),把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美好。
科波拉为人谦逊,自称“二流导演”,但他的代表作《教父》三部曲全世界尽人皆知。看过《教父》的话,不难理解他为什么爱《红楼梦》。两个故事,呈现形式和文化内核天差地别,但也有相似处——都是家族由盛转衰,都有个叛逆的主角,与传统家庭结构格格不入:一个不想当官,一个不想当黑帮老大。当然,贾宝玉最后是逃了,而麦克选择担起家族使命。
《教父》原著只是一部通俗小说,是科波拉让它变得伟

看电影品奥运

成为发明家、无家可归的男孩维克托。两人将在巴黎与生活(和人们)设置的一切障碍作斗争,以实现他们的愿望。
《滑板女孩》(2021 年)
普雷尔娜是一名生活在印度乡村小镇的女孩。在了解到滑板运动后,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。从那一刻起,普雷尔娜就专注于学习滑板,并努力不被禁止练习这项运动。
《篮球冠军》(2018 年)
《篮球冠军》一经推出就获得巨大成功。这是一部讲述超越自我,焕发“第二春”和永不放弃的电影。马科斯被迫辞去职业篮球队助理教练的职务,转而执教一支由智障人士组成的球队。这看似是

大,因为他没把它拍成黑帮片,而是拍成了家庭片,并将家庭扩写成一个社会,这跟《红楼梦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对科波拉来说,黑帮是这个家族的生存方式,但也是宿命和枷锁。两代教父要摆脱黑帮而不得,在新世界一步步腐败,最后轰然倒塌——这种悲剧感,多少有些“宁荣二府”的感觉。
美国没有这么高深复杂的家庭文化,但科波拉是意大利裔,本质上,他拍的是意大利人的故事。古老家庭的责任、荣誉、团结与权力结构,中国人再熟悉不过。从家庭文化来说,称意大利为“欧洲的中国”,一点毛病也没有。
(摘自《看世界》何承波/文)

李白何时才被称为“诗仙”

唐玄宗天宝元年(742)秋,李白 42 岁与贺知章相见于长安紫极宫之时,贺知章见其《蜀道难》之作,大为赞赏,叹曰:“子,谪仙人也!”由此,李白“谪仙人”的名号就流传开来。但是在整个唐代,并没有人称李白为“诗仙”。
其实,在唐代是有人自称和被称为“诗仙”的。但这个“诗仙”多是指白居易。如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:“知我者以为诗仙,不知我者以为诗魔。”
当然,唐代也有称刘禹锡、贾岛等人为“诗仙”的。在北宋,刘攽还曾称杜甫为“诗仙”:“杜陵诗仙有祖风,笔洒云雾挥琼琤。”
明确地指称李白为“诗仙”的人是与苏轼同时期的徐积。徐积在《李太白杂言》中云:“至于开元间,忽生李诗仙。是时五星中,一星不在天。”南宋时的杨万里尤其喜欢称李白为“诗仙”,例如“诗仙诗满云梦胸,那更相逢此花觞”“何年笔战明光殿,夺得诗仙紫绮裘”“六朝陵墓今何在,只有诗仙月下坟”。从此,金、元、明、清各代称李白为“诗仙”的多了起来。
明清以后,从皇帝到文人诗客,都认为“诗仙”是对李白的专称。如清代乾隆皇帝的《再咏南池四首》其三:“诗仙诗圣漫区分,总属个中迥出群。李杜优劣何以见,一怀适己一怀君。”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)